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伍士鵬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二十一

唐楊發為左司郎中大中三年十二月宣宗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摶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

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更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雒陽遣大司馬臣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雒陽宗廟葢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巳祔琅

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臣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絶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已祔别廟正為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太字即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有識

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黙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簡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

無不書於簡册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於廟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别題云則天順聖皇帝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决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册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臣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為是令狐綯為相大中五年十一月奏准太常禮

院奏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准令式合立私廟祔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京城内置廟如欲於京城内置者但准舊於所居處置廟即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内置若令依舊會昌五年勅文盡勒於所居處置廟兼恐十年間私廟漸逼於宮墻齊人必苦於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令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取舊廟及

擇空閑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已上不須兼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一埳室以石為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并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為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舊禮使少牢特

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為定式從之

李景儉為御史大夫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輟朝三日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純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於先王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弟兄即

服齊縗周年所以踈於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僣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兩日

牛叢爲太常卿中和元年四月僖宗在成都府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其儀叢與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奉幣帛皮珪以出載于齋車每

舍奠焉今非廵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乂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義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以為止之可也殷盈孫為太常博士光啓三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毁神主失墜請准禮例修奉者禮院獻議曰案

春秋新宫災三日哭傳曰新宫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
案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摧毁時神主皆存
迎奉於太極殿安置𤣥宗素服避正殿寳應元年肅宗
還京師以宗廟為賊所焚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歴檢
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帝既素服避殿百官奉慰
亦合情禮切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焚
毁及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
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新造列聖神主如此方

似合宜伏縁採粟須十一月漸恐遲晚修奉使宰相鄭延昌具議申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再有震驚俄然巡幸主司宗祏廹以蒼黄伏縁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廻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咸備伏請降敕命所司參詳典禮修奉勅曰朕以凉德祇嗣寶圖不能上承天休下正人紀兵革競興於寓縣車輿再越於藩垣宗廟震驚蒸嘗廢闕敬修典禮倍切哀摧宜付所司又修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

間十一架功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素
難為損益今不審依元料修奉為復更有商量請下禮
官詳議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祭藏方虛
須資變禮切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
主權於長慶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
候廟成方為還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别無殿
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
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建

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饗之所其三太后廟即於少府監内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饗之所勑旨從之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饗於太廟王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之母三后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一年五饗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

欲以三太后祔饗孟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别廟者不可入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别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彦威曲臺禮禘别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切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别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禀世睿宗在位元獻禀世玄宗在位昭德禀世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立

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廟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

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
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别立廟是
懿宗祖母故題為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
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别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
一不可也曲臺禮别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内常
侍奉别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黄褥位奏云某謚
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謚
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太皇

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何憑依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入太祖廟為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

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置於別廟為宜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饗耳目相接歲代未遥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三廟故禘祫于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之何對曰此又誤也三太廟若親盡合祧但當閟而不享安得處

于夾室禘祫則就别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别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宰相孔緯曰博士之言是也昨禮院所奏儀注今已勑下大祭日近不可遽改且依行之于是遂以三太后祔祫太廟達禮者譏其大謬

薛昭緯為禮部員外郎光啓三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懿祖獻祖神主先祔興聖德明廟通為四室黄巢之亂廟已焚毁及是將禘俾議

其儀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具於今皇帝年代極遥昭穆甚遠可依晉韋弘屋朽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都省會議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理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為遐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二漢則可明徵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追於輿聖本非經據葢以始王於涼遂列

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理當毀瘞遷於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臯陶涼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明矣春秋左氏傳孔子在陳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然蓋以親盡不毀宜

致天災炳然之徴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治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帝弘屋朽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叶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奉勅依典禮付所司

梁末帝貞明中諸王納妃公主下降皆宫殿門廷行揖讓之禮物議非之太常少卿馬縞上䟽曰臣聞詩美何穠傳稱築館將就肅雍之德必分内外之規故曰主王姬者自公門出舊禮以几筵告於宗廟以候迎者故於

廟之外朝門築館得禮之正也昔漢賈誼上書云古者見君之乘車必下見君之几杖必起入正門必趨又孟子云朝廷不越位而與人言不踰階而相揖孔丘過位色勃遽瑗望闕趨風近亦有僕射與員外郎共列謝官班次蓋以公器不私尊無二上亦得禮之正也臣竊以入正門必趨不踰階相揖著於前史實有舊文則豈可臣下而於宮殿門庭行賔主揖讓之儀使華夏觀禮之人惑於非據言動必書之史疑奭彛倫臣雖處典司寧

分禮道以其所見恐未合宜伏乞宣付中書門下參酌可否施行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准制尚書令秦王李茂貞備禮册命撿詳舊儀無不帶節度使判册之命宜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凝封楚王例施行秦王受册自備革輅一乘載册特車一乘并本品鹵簿鼓吹如儀從之

是月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宫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

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
四月太常禮院奏准制以次月十三日行皇后册命令撿詳臨軒命使册皇后舊儀皇后廟見如納后之儀受册後合别定廟見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車鹵簿鼓吹儀仗導從從之又奏議按開元禮臨軒册皇后表謝朝皇太后並如納后之儀不載朝謝皇帝之禮准納后儀則皇帝服衮冕降迎於門恐禮太重今詳酌請其日常服

御內殿皇后首飾褘衣尚儀引入至殿廷階間再拜又再拜訖退如常儀從之

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在鄴都興建之時於北京已置宗廟自六龍都雒却復本朝宗祧詳求典禮無二廟之文其北京廟據禮徹去遂下尚書省議其可否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宮室之制宗廟為先陛下卜雒居尊開基御宇龍樓鳳輦式當表正之初玉葉金枝悉在股肱之列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京先制之宗廟

不宜並設竊以每年朝享固有常儀時日既同神何所
據嘗聞近例禮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
廟宇已崇虛之乃為常制昔桓公之廟二主靡有所從
由是古者師行亦從遷于廟主昔天后之崇鞏雒悉謂
非宜漢皇之變豐滕終無所設而况本廟故事禮院具
明且雒邑舊都嵩丘正位當定鼎測圭之地乃居衝處
要之方今則皇命承天握圖纂祀九州是務四海為家
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圖可久理屈從長北

京宗廟請停從之

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人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臣攝太尉行事唯太廟時祭獨遣寮庶雖為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自此後太廟祀祭亦望迭差宰臣行事從之

是月太常禮院奏按本朝舊儀自一品至三品婚禮得服袞冕劒珮衣九章今皇太子與聖官使繼岌雖未封建官是檢校太尉合准一品婚禮施行其妃准禮婦人

從夫之爵亦准一品命婦至行親迎之日太常鹵簿鼓吹前導乘輅車其妃花釵九枝博鬢褕翟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告親廟一室宗正卿攝婚主行禮其夕親迎輿聖宮使乘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女氏之門以結縩車御輪交車從之

十一月禮儀使奏伏准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猶至公絶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

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饗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使樂及羣祀並准舊施行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莊宗皇帝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太廟七室之内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皇帝室復下百寮集議於尚書省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議曰歷代故事沿革不同葢就所宜期於合禮事雖稽古理亦從長七廟之致享斯存萬世之承基靡絶禮分遠近

事究否臧懿祖既遠於昭宗創業又非於已力儔諸列聖可議祧遷皇帝陛下道繼百王德符三代撥禍亂於艱難之際救蒼生於交喪之秋方啟洪圖是崇宗祏為四方之准的稱萬國之炤臨中書所定祧遷於議為允請下所司施行從之

十月左散騎常侍姚顗奏曰明王御宇哲后垂衣必崇郊薦之儀以表君臨之道伏自陛下興隆寶祚展禮群神每祈福以為人必差官而行事先七日受誓戒於南

省后三日各致齋於本司必在精誠以感靈貺臣伏見南郊壝壇之側及諸祠壇並無宿齋之所請下所司量事修建屋宇俾嚴祗事允屬聖朝

是年中書舍人馬縞上言曰伏以宗廟立制今古通規損益所宜徵求可見伏惟陛下俯狥羣願入纘丕基率土推誠選方向化臣是以竊規舊典敢有上聞伏見漢晉以來以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别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自安帝已

下亦皆遐考前修追崇先代四時禋祀陳豐潔於豆登多士駿奔認等差於藻梲伏以陛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雖繼統承祧無忘日慎而敦本崇往尚鬱時思伏乞以兩漢舊事別立宗廟於便路履霜露以陳誠薦馨香而盡敬禮於是在誰曰不然詔下南宮集百寮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册所載聖槩斯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新粢梲之制伏惟陛下以孝敬日躋之德上合穹旻秉恭儉罔怠之規再康寰宇爰臻至化難抑時

思馬縞儒學優深禮法明練所奏果符於睿㫖載詳固叶於典經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則乞發自宸衷特降制命

二年春宰臣鄭珏等上言曰恭以皇帝陛下特降睿慈俯詢輿議尊歷朝之正典允多士之虔祈廣溥天孝治之風慰萬國仁親之道臣聞自古英主入紹洪基莫不慎固遠圖凝思往事敬宗尊祖追養存誠廣殊號於園陵展異儀於壐紱春秋殷薦霜露永懷又聞兩漢以諸

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巽聖慈猥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御札報曰朕猥承基搆實賴祖宗將申報本之義常切奉先之志爰崇祀典思固遠圖巽上荅於劬勞度永資于孝理卿等咸堅輔弼共副咨詢徵兩漢之舊規宏三皇之故事乃飛章而定議請薦號以尊名兼廣園陵仍增兵衛載覽矢謨之意備觀順美之誠感歎良深嘉愧無已

宜依上表施行詔禮院定其儀制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定謚議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准兩漢舊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亦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享之德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别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據禮

院狀漢安帝已下若據本紀又不見有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詔右僕射李琪集百寮議曰伏以別制四廟徵漢室以定儀崇上尊名詳謚法以取證伏覩歷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伏惟陛下應運開祥體乾覆物纘紹之德咸頌聖於鴻圖孝思之心乃垂光於帝範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乙下制令馬縞處依典册以述尊名帝手詔報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

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
闕祖禰事繫蒸嘗將崇追遠之文以示化民之道馬縞
秉持古學歷覽羣書援兩漢之舊儀雖明按據考百王
之立制未盡變通且議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
字合陳襃貶之辭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則
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亦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其號
爾後纂業承基之主握乾應用之君洎至我唐不易斯
議至若元元皇帝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册于鴻名

豈須遵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遐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又如堯咸舜韶夏松殷柏隨時變禮厥理斯存縞則以徵事上言深觀動靜朕則以奉先為切慮致因循須定一塗以安四廟可特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唯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而奏曰臣聞德教重于日新禮經不自天降故歷代之有損有益隨時之可止可行且華蟲象袞之規

三皇未備雲鳥紀官之制五帝皆殊考其言而旣出舊
章窮其理而便為故實恭惟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繫
承祧義符致美將以觀盛德于七代展明祀於十倫一
時而儻墜斯文千載而永為闕典且聖朝追尊之日即
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是以理
閡凝滯未曰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
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
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遠上都定虧孝享之儀徒有尊

宗之稱伏據開元中追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於京都制度斯在況陛下入清内難光闡帝圖德澤廣浹於華夷廟享猶虧於祖禰若宫廟須成於遠塞則蒸嘗慮闕于孝思今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帝號兼請于雒京選地立廟中旨令就應州舊宅立廟餘依

四月左散騎常侍李光憲上言曰臣聞國之重事惟祀與戎四時薦享之儀合以敬恭備禮每祭三公具列御

史監臨行事羣官皆宿壇廟或屋宇不庇風雨或止泊投寄村園無戸牖以防虞無薦席以藉地茍傷棲旅難責精虔禮或不周福將安望乞令量事添置庶保肅恭疏下所司竟不行

三年十一月中書奏舊制凡降冊命至尊臨軒伏自陛下纂襲繼有封崇但申持節之儀尚闕臨軒之禮今後有封冊請御正衙雖勞萬乘之尊冀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者禮備受之者感深寧惟轉耀于皇猷實亦永

標于青史從之

是月太常定唐少帝為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曰謹按禮臣不誄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太尉率百寮奉謚册告天於圓丘廻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内謚册入陵若追尊定謚册於太廟藏册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沉寃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究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

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罹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用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勑宜令曹州城内選地起廟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本朝基搆垂三百年昭宣以中否東遷少帝以沉寃晏駕始封侯

於偽室立新廟于聖朝追奕世之尊雪當年之恥先皇帝初定中原之後昭宗少帝尋合一時入廟所司不舉遂成闕禮既睽昭穆難會烝嘗太廟有合食之儀外邑無登歌之奏生曾為帝享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太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須叶徽章免貽羣議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欲不言景宗祇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尋常從行詔勑皆不迴避少帝

是繼世之孫册文内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為宗字勅
皆可之議者以毁廟之主恩遠屬絶名不可諱且昭宣
上去元宗十四世奏改册文非典故也
六月國子博士田敏上言曰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之
大事祀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國是遵百王所重是以
肅雍清廟禋祀玄天立四時則大駕親臨將置齋則仲
尼所慎莫不嚴崇宫室潔滌樽罍陳其肅肅之儀報以
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行事官吏旅寓

鄉村有瀆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俾於四郊量
起屋宇詔下有司竟不行
八月大理正路航奏見春秋釋奠于文宣王廟武成王
廟久曠時祭國之二柄文武之宗請復常祀從之九月
太常博士段顒奏臣聞國之大事惟有祀典竊見時祭
遇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祀則諸寺卿監行事小祀則
委太祝奉禮而已並不差官以臣芻愚竊謂不可令小
祀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宫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廟伏以奉命行事精虔宿齋儻偏見於朝官涉不虔於祠祀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宜依

十二月奏今後宰臣致齋内請不押班知印不赴内殿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宜不赴行香並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祀致齋内請不開宴從之又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長興元年五月丁丑明宗臨軒命使册淑妃曹氏為皇后時禮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别凡上中宫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行文字尋常祇呼皇后從之

九月太常禮院草定册秦王儀注太常博士田顒奏議據開元禮臨軒册命諸大臣其日受册者服朝服從茅備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訖通事舍人引出

不載謁廟還茅之儀自開元已後册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閣進册皇帝御内殿高品引王入詣殿庭立于高位宣制讀册王受册訖歸王院亦無乘輅及謁廟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禄所以示無所專禀祖宗也今雖册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廟庭者敬順之道也今册命秦王當司欲准開元禮册命儀注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訖出應天門外奉册

載於册車王升輅謁太廟訖還理所如來儀從之

是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於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毁之主未毁之主並合食於太祖廟功臣配饗于太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為始封之祖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祀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明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

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又禘饗不及於太祖代祖亦已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有違於禮意而沿革未聞令所司奉修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勑下尚書省集百寮商議戶部尚書韓彥惲署百寮議狀奏曰伏以三年祫而五年禘遂古通規祖有德而宗有功前王令範始封為百代之主親盡從羣廟之祧繇是昭穆罔差尊卑式叙標諸前典是謂格言我國家土德中興瑶圖再

造既展郊禋之禮爰崇禘祫之儀典册畢陳孝思無極恭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為始封之君百代不遷累朝頻議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移聖祖神孫左昭右穆洎經兵革久廢蒸嘗蕪没宫庭陸沉園寢迨夫中興國祚重立宗祊議出一時制行七廟遂致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伏惟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陛下紹復鴻圖不失舊物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畢同集議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

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七廟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行禘祫之禮顔真卿立議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於貞元則以為誤引之說行之於今日雅得其變禮之宜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已下叙列昭穆羣寮聚議貴在酌中臣等謬列周行咸非博識約其故事庶叶典章勑旨從之

十月國子博士田敏奏請依春秋藏氷頒氷之儀以消陰陽愆伏之沴勑旨藏氷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儀廢於近代旣朝臣之特舉按典禮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宜依其桃弧棘矢以下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宜准往制任藏氷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覆奏尚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毋憂伏以大臣桃茢有弔祭之恩羣寮寢苫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不等君親之義無偏況卿士甚多

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懷張昭遠望量與恩

賜兼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依此制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三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二十二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廟見饗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今明宗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

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宗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只此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疎於故實此時須禀於新規將來升祔先廟次合祧遷獻祖既叶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祖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

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諡者忌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禮可乎將來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景皇帝豈可祧乎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中書門下上言太常以五月朔御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此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

行禮畢御殿在始旦後請此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

五月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常以明宗二十日祔廟太尉宰臣攝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内令劉昫又奏臣判三司事繁免祀事詔禮官參酌有司上言曰愚私忌在致齋内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皆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日屬私致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

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册拜王公如在京城所司備鹵簿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册如在外鎮正衙命使押册赴本道行禮其車輅法物故事不出都城禮無明文今奉制命幽州趙德均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温封東平王皆備禮册命其合用車輅法物在兵部太常太僕寺請載往本州行禮後送納本司從之

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忌辰羣臣奉慰行香固有常禮伏以皇帝陛下初遇忌

辰不同常歲臣等商議請於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朝從之

三年二月太常禮院奏據兵部侍郎馬縞上疏言古者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按五禮精義貞觀十四年魏徵等議親兄弟之妻請服小功五月令所司給假差錯為大功九月太常博士段顒稱自來給假無依令式若云違古不獨嫂叔一條舊為親姨服小功令令式服大功為親舅服小功令服大功為妻父母緦麻令服小功為

女婿為外甥緦麻今並服小功此五條在令式與精義不同未審依馬縞所奏為復且依令式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臣聞三代制禮無降減之名五服容喪有寧戚之義此蓋聖人隨時設教稱情立文沿革不同吉凶相變或服緦恩制喪以禮加太宗文皇帝引彼至仁推其大義因覽同爨有緦之義遂制嫂叔小功之服列聖遵行已為故事傳于令式加至大功今馬縞奏論以為錯謬況縞昔事本朝暨至梁室曾為博士累歷歲年今

始奏陳未為允當謹按儀禮凡制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或推恩而有服或引義而當喪故嫂叔大功良有以也其如叔以嫂之子為猶子為猶子之妻叔服大功令嫂是猶子之母安可却服小功若以名加嫂豈疎於猶子之婦若以尊制嫂豈卑於猶子之妻論恩則有生同骨肉之情引義則有死同宅兆之理若以推而逺之為是即令式兼無小功既有稱情制宜之文何止大功九月請依令式永作彜倫勅下尚書省集百官議尚書

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元禮會要皆同其令式正文內元無喪服制度只有一本內編在假寧令後不言奉勅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檢七條令式與開元禮相連者所司行已多年固難輕改既當議事須按舊章今若鄙宣父之前經棄周公之往制隳太宗之故事廢開元之禮文而欲取差誤近規行編附新意稱制度且違大典言令式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並請依開元禮為

定如要給假却請下太常依開元禮内五服制度録出一本編祔令文從之

晋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左僕射劉昫等奏叅議册四廟狀曰臣等據太常博士叚顒議云夫宗廟之制歴代為難須廣按禮經旁求故實通古今之理為規式合天道人情為楷模伏緣禮有隨時損益各異遂至議論多别禮出衆途今總歴代之宏規議新朝之定制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

其數又按郊祀録云夏立五廟殷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上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郄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尊周法議立七廟次便禪命於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於長安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後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

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以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為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也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故有四廟之禮又立七廟者縁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

更立始祖即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要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以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矣今顒等叅詳唯立七廟四廟即並通其理伏縁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録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勑旨宜依者臣等今月八日於尚書省集百官詳議伏以將敷至化以達萬方

克致和平必先宗廟是以孝為教本所以弘愛敬而厚人倫禮乃民防蓋欲辨尊卑而明法制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名矣至於三代已

後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以定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伏惟皇帝陛下大定寰區方興教理既先自家刑國固當率土咸賓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伏惟聖裁恐於講德論功有失靈源茂緒稟自中旨共謂得宜臣等幸列明庭獲逢景運顯奉如綸之命共詳立廟之儀雖竭討尋慙非該博有愧上塵聖鑒實慮未協宸衷不免迂疏仍虞漏略又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臣前月中預都省集

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外請別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惟殷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廟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

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
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
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
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
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室有
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
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
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

帝父順之佐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有太祖唐祖神堯祖父虎為周上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變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册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册太祖不出親廟

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乃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何為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

不以實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為始祖唐稱皐陶老子之後不以皐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皇帝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更立七廟仍追册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以來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洎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也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温魏顔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

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祖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已來有國之初多從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

聞勑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再與奪聞奏者又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於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切詳太常禮院議狀准立七廟四廟即竝通其理其他所論竝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云武王即位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為堯稷官故追尊為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於周隋創業之君追謚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令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為定議續准勑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備引古今細詳沿革合前王之茂典是歷代之通規況國家禮樂刑名皆約唐典宗廟之制須據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

宣皇帝懿祖先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為定臣等考詳典禮上奉聖明雖共竭於懇誠實倍懃於淺近從之

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則不諱側聲若

諱側聲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旁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勑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況以方開歷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為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朝行四月詳定院奏太常博士段顒進封事云臣竊見雒京四面所有祠祭諸壇等自近年以來相次官員祭告不住芟薙掃除漸似低平久虧增飾今乞下太常寺牒河南雒陽兩縣應有管係壇所方以農務未興之時各勒

逐近量差三十人功添補修泥須及元格尺丈高濶其齋宮處有經費據難修營稍候秋登亦望條理自然百慮允集萬福攸歸臣等參詳大凡祀祭事在敬恭惟於齋壇最宜崇飾從之

四年六月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北極於東復於南未盈而没太常禮官詳舊制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社陳五兵五鼓麾東戟南矛西弩北盾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

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今所司濼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有蝕之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書奏欲行禮從之

八月乙巳中書奏太常禮院定來歲長安公主出降儀太僕寺供厭翟二馬車殿中省備圓方偏扇各十六行障三坐障二繖一大扇一團大扇二今車障傘扇是同光年皇后濼物欲雅飾牙使厭翟之車后以四馬權去二馬用之詔從其議

十一月禮官奉詔約開元禮重定正冬朝會其畧曰開元禮三品以上升殿羣臣在庭竊以九品分官隨時有異或以卑高定分或以清濁為資積習是常造次難議請沿近禮依内宴列坐開元禮稱賀之後皇帝戴通天冠服絳紗袍百官朝服以侍坐解劒履於樂縣之西北竊以開元舊制長安廣庭故可以究皇儀而展帝容陳百辟而賛羣后今京邑新造殿廡未更若用前規慮為隘狹議請皇帝冠烏紗巾服赭黄袍百寮具公服候朝

堂宏敞即舉舊儀二舞鼔吹熊羆之案工師樂器等事
繇久廢無次頗甚歲月之間未可補備請且設九部之
樂權用教坊伶人詔曰三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其餘
所議宜悉從之
是月太常禮院奏唐朝制度請以至德宫正殿隔為五
室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為㙇中容二主廟之南
一屋三門門戟二十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棨戟四仲
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禄主之祠

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厨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
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太宗與其后暨
莊宗凡六主在清化里之寢宫祭前一日以殿中繖扇
二十迎置新廟以行饗禮閔帝莊宗明宗二后及魯國
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製祔廟及三后請定謚瀍從之
五年五月宰臣馮道奏宰臣朝見辭謝在朝堂横街之
南及至餘官即悉於崇元門内此蓋事因偶爾習以為
常又入閤禮畢之時羣官退於門外定班如初俟宣放

伏唯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不隨百辟即時直出惟此二者禮儀序失乞改正勑官爵之班即分高下見謝之位豈有異同宜立通規以為定制今後宰臣使相朝見辭謝竝於崇元門外與諸官同行異位一時列拜假滿橫行即從舊例又入閤之儀其翰林學士前任郡守等今後入閤宜依百官班例不得先出

是月御史中丞竇貞固奏每遇國忌行香宰臣跪爐僧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復請宰臣跪爐百官

依常位立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為定

制

二月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真卿議婚用駙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加以璋郡主之聟加玄纁以代用馬函書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宜令答拜仍令鄭王重貴主其婚姻其婚禮中外

不賀餘依太常禮院所奏

少帝以天福七年即位是年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靜祖肅祖睿祖憲祖今高祖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有司詳議廟制以高祖神堯皇帝神主升舊四室祔廟今高祖神主請同唐高祖神主升祔從之

開運二年二月右輔闕盧𢚩奏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誠戎則不加無罪伏見以時祭嶽瀆

皆是本道觀察使親賫御降祝文詞所行禮唯中嶽頃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徳俱髙遂請少尹或上廳賔席攝祭近歲多差文叅府掾習以為常不唯有瀆於靈祇兼慮漸隳於祀典臣欲請河南尹却於華州兖州定州孟州觀察使例親行獻禮仍令本縣令讀祝文者勑曰盧㬅請河南尹親及廟貌䖍表精䖍在禱山川誠為重事且浩穰都邑豈可闕人令後祭中嶽宜令河南尹往彼行禮

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察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多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稟勑已遲乞以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闕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

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太常博士段顒奏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為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叅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為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

詳議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曰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廟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於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録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於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

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六廟從之
隱帝乾祐元年六月太常禮院准奏天福十二年六月
中勑追尊六廟當司尋各牒所司請排比法物修製冊
寶并衮龍服通天冠絳紗袍鎮圭等所司修製竝無次
第者伏緣當司勘造逐年四季嗣祭晝日內正月上辛
祈穀四月孟夏雩祭及夏至九月季秋大享明堂十一
月冬至皆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十月孟冬神州
地祇皆以祀前二日准禮例奏告太廟一室配座并四

孟月及臘饗於太廟伏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晝日無配座之儀宗廟闕薦饗之禮今詳典墳有虧禮敬伏乞再下所司申請修制從之

九月高祖神主將升祔太廟有司奏議文祖明元皇帝室神主祧之置於夾室祫享即出之

二年司封郎中裴巽上言國家郊廟社稷百神祀祭皆在雒陽臣每見差官行事諸神壇墠多無齋宿之所以三公之職衣冠於旅舍田家狼籍凶穢無所不有恐非

精誠蠲潔展敬之道也臣請下河南府於京城四郊聊葺屋宇充齋宿神厨之所從之

三年河南府京兆尹言差官檢校高祖長陵世祖原陵高下步數言竝無祠廟初國家議立宗廟議官不詳舊事乃以前漢高祖後漢光武繫六廟乃修緣廟寳册太常卿謂臣曰高祖世祖寳册已在陵内不勞復製但告之而已為輿言所惑竟為之

宗正卿上言諸帝陵園所祠時享須有寢殿祠官令高

祖世祖二陵並無祠祭之所請各下本處令於陵側粗修齋宮以當寢廟下所司計度所司引唐朝奉陵故事所費鉅萬遂寢其事以至國亡二祖之陵不霑一奠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謚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從之

二月太子太傅和凝等奏以肇啓洪圖惟新皇室左宗

廟而右社稷率繇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於前史雖文質互變義趣各殊式觀損益之規咸繫興隆之始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尊奉先思孝之道言為軌範動合典墳超百代之哲王總一時之盛業據禮議立四親廟允叶前文從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册四廟以舊儀服衮冕即座太尉引册案入皇帝降座引立於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册案進皇帝

搢珪捧授册使使跪受轉授舁册官其進寶授寶儀如
册案恭以興王之始稽古為先四方見尊祖之心萬代
傳敬親之道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堦從之
十月禮儀使言奉迎太廟社稷神主到東宫日未審皇
帝親出郊外迎奉當否緣此無禮例故實簡詳請三省
官集議勑宣令尚書省四品以上中書門下兩省五品
以上同叅議聞奏時議者以人君謁廟有時又祭服行
事若迎郊謁見難行饗獻之禮常服又恐非宜是以集

議及兩省集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主議或言吴主孫休即位迎其祖父於吴郡入祔太廟休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禮酌人情假令齋車載主以從行未必皆須祭服行事迎之宜也司徒竇貞固等獻議曰陛下方祇見於祖宗展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主以為宜臣等未見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為是其迎奉之儀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從之禮儀使言來年正月一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合祭天

地於圜丘准禮以祖廟配祭依祠令以高祖睿和皇帝配勑敬依典禮

三年二月内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寶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

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為名竝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太后以璽字涉嫌改之為寶八寶唐代符寶郎典之貞觀十六年别置元璽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天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分寸製度勑令製國寶兩坐宜用白玉方四寸螭虎

紐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文其一宜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邃古無文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黄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七國稱皇帝李斯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斯為大篆書文之形制為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亾子嬰以璽降於軹道漢高祖得之與斬白蛇劒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使王舜求璽於元后后怒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公孫賓以璽

送更始劉玄敗以授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
武漢末黄門亂張讓投璽於井孫堅討董卓入雒見井
有五色氣乃杼得之持歸以授袁術術敗荆州刺史徐
璆得之詣許授獻帝漢禪魏文帝得之魏禪晉武帝得
之劉聰陷雒陽得之聰死歸劉曜為石勒所擒璽歸於
鄴石季龍傳冉閔閔敗東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之送
江東授穆帝晉禪宋劉裕得之宋禪齊蕭道成得之齊
禪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

欲以璽走江北為追兵所廹乃投於栖霞寺井中寺僧永杼得匿之陳永定三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隨叔寶入長安隋之始得秦真傳國寶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簒逆以璽北度至韋縣為竇建德所敗寶入建德建德擒於武牢其妻曹氏以寶獻唐高祖禄山之亂肅宗即位於靈武上皇遣崔圓送璽於鳳翔代宗之避狄分陝德宗之移幸山南皆以八寶從黄巢之亂僖宗再幸山南昭宗播越石門神器俱在天祐四年

輝王禪位於梁命宰臣楊涉送寳於大梁梁亡莊宗入汴得之同光末内難作亂兵犯蹕寳為火所灼文字訛缺明宗清泰復傳之清泰敗以傳國寳隨身自焚而死其寳遂亡失其神寳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南雍州刺史郗恢於慕容永部得之送於金陵東晉末傳於宋高祖宋亡入齊蕭道成得之齊亡入梁蕭衍得之臺城之陷侯景得之景

敗侍中趙思齊擕走江北獻齊文宣帝宇文氏滅齊武帝得之歸長安宇文亡入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改為受命璽開皇九年平陳始得秦氏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與秦璽俱獻長安唐高祖得之唐末不知所在秦初制受命寶時别製六璽一曰皇帝行璽封册諸王公用之二曰皇帝之璽與王公書用之三曰皇帝信璽諸夏發兵用之四曰天子行璽封册蕃國用之五

曰天子之璽賜蕃國書用之六曰天子信璽徵蕃國兵用之六璽皆白玉刻螭虎紐方一寸五分高二寸傳之歷代或有亡失北朝鑄之以金所謂乘輿八寳也太宗貞觀中别刻元璽莊宗時或引元璽又别刻受命寳天福初晉高祖以傳國寳為清泰所焚特置寳一坐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張彦澤入京城晉主奉表歸命於遼主遣皇子延煦等奉國寳并命印三靣送與遼主其國寳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廻遼主與晉帝詔曰所進

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其真寶速進來晉主奏曰真傳國寶因清泰末偽主從珂以寶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極之初特製此寶左右臣寮備知固不敢別有藏匿也漢朝二帝未暇修製故太祖命有司特製此二寶焉

八月太常上言祭禮宗廟之祀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所以別尊卑審昭穆也四時之祭薦其常事故禘祫之月則不行時饗恭惟追尊四廟經今三年准禮合改十月孟冬薦饗為祫并徧祭七祀從之史臣

曰禮官謬舉也禘祫之祭比以祧廟之主無常饗故有三年五年合食於太祖之禮今太廟四室聯棟而承五饗何合之有言審昭穆者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今但三昭三穆而已無勞審也
九月將有事於南郊議於東京别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准雒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為四室兩頭有夾室四神門每門屋三間每間一門戟二十四别有齋宮神厨屋宇准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内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是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准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黃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為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於璧而四出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

說或殊按唐開元中玄宗詔曰禮神以玉取其精潔比
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辨寧小其制度以取其
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伏請下
所司修製從之
是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例云古者文字皆書於册而
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於册唐初悉用祝板惟
陵廟用玉為册玄宗親祭郊廟用玉為册德宗朝博士
陸淳議准禮用祝板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

又用竹册當司准開元禮并用祝板梁朝依禮行之至
明宗郊天又用竹册令詳酌禮例祝板為宜從之
世宗顯德二年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
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以每年祀祭多用太牢
念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比諸豢養特可愍傷令
臣尋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禀綸言退尋禮籍三
牲八簋之制五典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
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質畧近則梁

武麵牲筍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於奉先之議
太劣蓋禮主於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
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祀長保於宗祧而牲俎
何須於繭栗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
為便以臣愚管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
如皇帝親行事備用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以
下雖非舊典貴減犧牛是時太常卿田敏又奏云臣奉
聖旨為祠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

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澤宗廟已外竝可止用少牢者特待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六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為常式其年起請以舊科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三頭止用

三十九頭餘祠饗宜竝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為能饗圓丘方澤仍依常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隣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竝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圓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只昊天上帝太廟又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

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按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半其犢遇祭昊天太廟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謹具奏聞奉勑祭祀尚誠祝史貴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禴祭重於殺牛黍稷輕於明德犧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圓丘方澤社稷竝依舊用犢太廟及諸祠宜准上元二

年九月二十一日制竝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常式
四年四月乙酉禮官博士等准詔議祭器祭玉制度
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
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
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內方外圓又云璜琮所以
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
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
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

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裡也肉邉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葢兩邉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聶崇義又云璜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竝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瑗環三者有好其餘琮璜之器竝不言

之則璝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議以為尹拙所説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引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品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為定

五年六月癸酉禘於太祖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廟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以為前代俻廟累遷及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及引故事凡九條以為其証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神主入廟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兹已後五年為

嘗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髙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才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

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文多不載至

是終從崇義之議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四